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二四八回 施賢臣賣卜訪冤屈 老漁翁覓醉吐真情

卻說黃天霸等人，將謝豹、一枝蘭二人，先後解進城來。施公一一訊明，當即就地正法，人人稱快。施公見此案已結，心中也覺少了一事。惟白楊崗一案，雖曾有紅桃花示夢，究竟未得其中端緒，必要有個水落石出，才可心安。不然冤屈難申，還要自請「無故開棺」處分。左思右想，暗想要此案明白，必須如此如此。一宿無話。次日用過早膳，施公改裝賣卜的模樣，卻叫計全改扮搖串鈴子的郎中，兩人一齊出了行轅，沿路細細訪去。頭一日毫無消息，只得回城。第二日仍是如此。

直至第三日，夕陽欲下，施公走至一處，清溪曲曲，碧水滔滔，兩岸垂楊覆地。下坐一人，手執竹竿，在那裡垂釣。施公走在背後，低低問道：「借問一聲，此去茂州，向何路徑？」

那漁人回頭一看，見是個賣卜先生，便戲問道：「先生善卜，能卜小人今日釣得起幾尾魚？如果靈驗，小人當請先生到寒舍暫宿一宿。如不靈驗，此去茂州，尚有七八里路，現已日落，定趕不到，左近又無客店，住宿一事，也不便相留。」施公聽罷，亦戲答道：「據我所卜，可連得三魚，計重五斤以外。」

那漁人笑道：「且看先生靈是不靈。」說著，又將釣魚絲垂下。

一會子，果得一鯉、一鱸、一鯽。漁人大喜。復又笑道：「先生真是神仙，怎麼這樣巧法？小人家住不遠，即請先生暫住一宵，明日再往茂州便了。」施公也不推卻。那漁人提了魚籃，收了魚竿，便同施公轉去。約走有半里多路，已經到了漁人門首，即請施公進屋。那漁人指著鬢髮皆白的老婆子，向施公道：「這是小人的老母，今年八十二歲，幸尚強健，眼睛牙齒都不曾損壞，就是兩耳不濟。人家向他說，便牽七牽八。」又向施公道：「先生請少坐，我去換壺酒來。」說著在魚籃內，撿一尾鯉魚，交付他老母去煮。其餘連籃子攜出門去。一會子酒已換回，卻好魚已煮熟。當下擺了杯箸，請施公上座，老母對面，自己中間相陪。

施公向漁人說道：「我也太覺灑脫，酒是吃了，宿也有處住了。鬧了半天，還不曾問你尊姓大名。」那漁人道：「小人姓洪。我也不曾請問先生。」施公道：「我卻姓方。我看你如此壯年，怎麼尚無妻室？」漁人道：「先生說我是壯年，小人已六十三歲了。怪不得大家送我個外號，叫我做紅如桃呢！」

施公聽說『紅如桃』三字，心中早已驚訝，正欲開口再問。只見紅如桃又道：「先生若說我不娶親，不瞞先生說，我只因母老，不便遠去，不然早已做了和尚了。我是最看透的：天下最毒婦人心！娶親有什麼好處？只一人還覺自在。」施公聽他說「婦人心」這一句話，更覺有些引線，便假詞說道：「照你這樣說，難道天下婦人，皆是心毒？娶了親，都是要死於非命麼？」

紅如桃說：「我卻不知。但有一件事，是我親目所見。先生是個忠厚君子，近旁無人，說出來諒也不妨，但請不能洩漏。不瞞先生說，小人平生最好賭錢，刻不去心。有時賭輸不能償還，只得作個無恥不堪的事。六月十八，因吃酒醉了，有個朋友又來約小人去賭。不料大輸，不得已只好再做那不堪之事。久知前村朱天佑家頗有錢財，而且朱天佑久病在牀，他家只有一個妻子，覺得易於得手。主意已定，等到十九，三更時分，便去他家，由後牆鑽入裡面。先聽了聽，僕婦俱已睡熟，聲息毫無。

便從屋上跳下，走至朱天佑房外，向裡一看，見房內燈光未滅。

於是躲在窗下，意欲等房內燈滅了，再行進去。等了片刻，復在窗外往裡去看。哪知不看倒也罷了，這一看，小人連魂都駭掉！」施公又問道：「為什麼可怕呢？」紅如桃隨說道：「此事大有干係，若先生誓不洩漏，我方敢說出原委。」施公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便發一個誓。」

施公發誓畢，紅如桃復又說道：「小人望裡一看，見病人臥在牀上，呻吟不已。他妻旁著身子，坐在牀前，低著頭，在那裡思想。一會子，忽然站起來，將桌上燈重新剔亮；又點一枝蠟燭。向牀後面招了招手。只見有個男子輕輕的走了出來，兩個人附耳小語，說了一刻。他妻復開了箱子，取了一匹白絹，將病人的口纏個結實。兩人又將病人抬至牀下，把兩隻手背縛起來，伏臥在地。脫了他褲子，露出尻孔。又取過一個小罈子，開了壇口，捉出一條小蛇，將蛇頭納入竹管。又將竹管對定尻孔，用香火燒著蛇尾，蛇被燒急了，既由尻孔竄入腹內。那病人口不能言，只聽大喘一聲，死於非命，病人氣絕。女人就與那男子，復將死者抬到牀上。將背縛解去，白絹扯去，婦人與那人相顧而笑。小人慘不忍看，於是一躍上屋，恨恨而回。先生你想娶妻如此，有何恩愛？豈不是最毒婦人心嗎？」施公道：「這婦人既謀害親夫，難道死者竟絕無親族前去伸冤麼？」紅如桃道：「朱天佑雖遭慘死，卻身無微傷。數日前正有個總漕施大人，說是朱天佑托夢求他伸冤，特來開棺相驗，只驗不出傷來。恐怕他老人家還不得了呢。」施公道：「你既知底細，何不去首告呢？」紅如桃道：「非我親戚，不干己事罷！」時已三更，兩人便去安歇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